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
第三十一回 刁師爺移花接木害書生 老虔婆口蜜腹刀騙難女

話說劉錫彤因了劉子和的事情，把師爺請到商議，許了他一千謝意，林氏許了二千，子和自己也許了一千，共是足足的四千元，托師爺設法救子和一命。這位幕府師爺何春芳，聽得四千金錢滾進腰包，暗想這倒不差，自己隨了劉錫彤許多年頭，也只賺到四千金這巨數，今天只要設法把子和的罪名脫去，便能賺這麼多的好處，自己又何樂而不為呢。而且萬一這事以後有什麼破綻露出，四千金已到手，回家去享福，也不妨事了，不必再在衙中辛苦。劉錫彤即使因了這事丟官，于自己卻不妨事咧。又加著這事起頭之後，以後定有別的事務，從了這事發生，少不得也要自己想法，其中好處那不說得，想得歡喜，只把只旱煙袋吸個不停，那股辛辣煙氣滿布在室中，薰得客堂內煙氣迷漫，白霧霧的混緊。林氏見了，早不耐煩起來，即叫著春芳道：「師爺，怎麼樣呀，能想法不能呢？」春芳把旱煙筒放下，微微含笑道：「太太，別慌，這般大事，為何能草草將就呢，非得想一個萬全之策才好。我承東翁這般垂愛，自得救大少爺的急難，以為報答。」林氏聽得春芳答應，方放下了心，子和也心上一塊石頭落地。春芳沉吟了一回，向子和道：「大少爺，你且過來。」子和即走到春芳身旁，春芳道：「大少爺，你可要實說，不能隱瞞一言半語，同小白菜的事情從頭至尾，細細說個明白，我方能救你性命。」林氏忙道：「好兒子，你老實說吧，要活命可不能害臊了。」子和聽得，忙把到倉前看會，見小白菜起，用春藥成好，一逕說到毒死葛小大止，一一說了。春芳便沉吟一回答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同小白菜相好，除了小白菜自己，葛三姑、錢寶生外，并無一人知道的了。」子和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春芳道：「下毒藥是錢寶生下的，連小白菜自己也未知道嗎？」子和又點了點頭。春芳笑道：「小白菜生得既是這般標緻，葛小大又如此醜怪，自然心中不合意的了，怕奸夫不只是你一人吧？可再有第二個人呢？」子和道：「這倒不對。小白菜同小大很是和穆，除了我之外，在未同葛小大圓房之前，卻有一個。圓房之後，即斷絕往來。而且小白菜的同葛小大和穆，都是這人從中勸化之力。小白菜的不嫌小大難看，也因了這人苦口相勸，方是醒悟。」春芳點頭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小白菜以前還有一個奸夫，這人名喚什麼呢？」子和道：「說起這人，倒也很是有名，是倉前第一位紳士，在餘杭縣也很有聲名，便是楊乃武。只是自從小白菜同葛小大拜過了堂，便斷絕往還，師爺問他作甚呢？」春芳微微一笑，把煙吸了一口，笑道：「你怎地這般傻呢？我如今想得一個辦法，把你的罪名，移到別人身上去，便是將奸夫換上了一個，豈不是你完全可以脫身了嗎？只是楊乃武卻又是個扎手貨，如何是好呢？」說著又問劉錫彤道：「東翁，昨天來拜會的新舉人楊乃武，可是他嗎？」錫彤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春芳道：「喲呀，又是個新中舉人，怎麼可以代著你呢？」錫彤在一旁聽得何春芳的一番言語，早已明白，要設法把奸夫弄到別人身上，這人也得與小白菜有過關係，如今恰巧是個刀筆非凡，新中舉人，餘杭紳士楊乃武，怕又有些扎手。

正在沉吟不語，猛然間想起以前乍浦稅局的事情，自己同乃武本有舊恨，一向沒有報得，如今正好公報私仇，借此弄到乃武身上，出口冤氣。忙向春芳道：「師爺，這楊乃武同我本有一重私冤，我至今耿耿于懷，沒有報得，倘能借此報我一口冤氣，最妙了，請師爺幫我一幫，自當重重相謝。」春芳聽得，不禁連連點頭，兩雙溜溜的眼珠兒，望著上面，一面又不住的吸旱煙管兒，好半晌，低下頭來，向子和、林氏等笑道：「辦法是想得了一個，可是得太太親自出馬，方能成事。」林氏忙道：「師爺，你且說將出來，怎樣的辦法呢？要我去辦呀？」春芳道：「我方才不是說過了嗎，將大少爺的罪名，移到另一個奸夫身上去嗎？如今小白菜既有一個楊乃武，曾經相好，就把這死罪，給了楊乃武承當了去，一則救了大少爺的性命，二則又替東翁報了私冤，豈不是一得而兩便呢。」錫彤笑道：「師爺，話雖不差，可是怎樣才能把罪名給乃武頂去呢。」春芳道：「就因了這個，要太太出馬了。東翁，今天雖已准了葛文卿的狀子，驗明了葛小大是服毒身死，可是小白菜尚沒有招出誰是奸夫，只須小白菜當堂供出，是乃武買的毒藥，托她下在藥內，給小大服下，這般的一擊一咬，楊乃武滿身是口，遍體排牙，也脫不清楚了。只要東翁把楊乃武三拷四問，似乃武般的瘦怯法書生，難道挨得起種種刑具不成？那時節，把他屈打成招，豈不完了。」錫彤聽得，忍不住點頭笑道：「計倒是條好計，不過如何可以使小白菜攀供乃武，同了如何把乃武拿解上堂，都須斟酌一下。而且將來詳文上府，怕也要駁下，這些事情，都得想得妥當，不是兒戲的事情咧。」

春芳笑道：「我已想得停當，只須依著我的言語辦理，自然妥當，只是多化幾個錢。要救大少爺的性命，也說不得了。」林氏忙道：「化錢不要緊，只要把我的好兒子救下就好。」春芳道：「既是如此，那就容易咧。大少爺既說小白菜并非不想嫁他，都為了小大活著，如今小大已死，又加大少奶奶也死了，小白菜倘能出獄，嫁給大少爺，心中必很愿意，因此要請太太出馬，今天夜間悄悄同大少爺到監中去看小白菜，將種種甘言蜜語，引動了她的心，說是以後事情完畢，大少爺娶到家中，請她做正式的大少奶奶，小白菜聽了，必然歡喜。那時只說明大堂上，只須說奸夫是楊乃武，她的罪便可輕了。并且命她一口咬定，哄她倘不咬定，她的性命可要不保。小白菜要保性命，不怕不咬定楊乃武了。若是小白菜怕害了乃武性命，可說乃武新中舉人，不能犯罪，似這般的一個鄉下女子，那裡知道什麼法律，自然信了，他想說了別人，自己性命不保，咬了乃武，非但乃武不甚要緊，自己保了性命，將來出獄，又能嫁給大少爺，做現任的知縣少爺的少奶奶，何等威風。到了那時，便是叫他另說別人，也怕不見得肯了。太太前去，可以堅小白菜的心思，以為是太太親口應許了她做將來的少奶奶咧。因此非得太太親去不可，這便是緊咬乃武的妙法。」

這一番言語，說得劉錫彤連連點頭稱善。林氏早笑逐顏開，子和也放下愁容，錫彤又問道：「師爺，這是使小白菜攀供楊乃武的計較，只是供出之後，怎能把乃武拿解到案呢？他是個本地紳士，又是新中舉人，為何可以因了小白菜一面之辭，即差著差人去拿問呢？」春芳又想了一回，笑道：「事情到了這般地步，還能顧前顧後了嗎？去提拿楊乃武到案，那自然不好，怕本縣紳士學府內都要出來抱打不平，卻先得用個小計，使他到了衙內，當堂把小白菜提出對口，那時他要分辯，東翁便由得你哩！」錫彤道：「如何可以便他到衙中來呢？」春芳道：「這卻不難，前天不是他到衙中來拜會東翁的嗎？明天早上，東翁先把小白菜審下一堂，等小白菜咬定了楊乃武，即便退堂。到了下午，用名帖去請乃武，只說設宴接風，他自然不會懷疑，俟乃武到了，便同他反臉，立即把他監住升堂審問，那怕他逃上天去，到了罪已定下，詳文上司，這樣便得多化一些錢了。有了錢運動過後，自然不會翻供，即使乃武翻供，上司已受了東翁的好處，怕不依舊如此，不過乃武多受些刑罰而已。而且杭州府是東翁的親家，總有照顧，先詳了上去。倘是風聲不好，便化錢運動，待過了會審，鐵案如山，再要翻，也翻不過來了，東翁以為如何？」

劉錫彤這時只喜得直跳起來道：「好好，真虧了老夫子想得如此周到，就依著辦吧。」春芳卻搖手道：「且慢！」錫彤不覺一呆道：「怎樣，還不妥當嗎？」春芳道：「還有一件事情，東翁卻也得化一些錢，便是衙內的衙役差人監內的人，都得給他們一些好處，不然，在他們口中露出了風聲，可不是頑的。」錫彤不由得笑道：「正是，不是師爺說起，我險些兒忘了，我卻不便向他們去說，如何好呢？」春芳笑道：「這個容易，我同東翁效勞好咧。而且在堂上用刑的人，最是要緊，對於小白菜，卻不能給苦頭她吃，使她可以相信太太的言語。太太見了小白菜，即可把這一點說給她知道，使她越發相信感激，咬定乃武。」錫彤道：「好，准這般辦呢。」春芳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東翁即把錢交给了我，待我去向他們說好，太太同大少爺也快些預備瞧小白菜去。」林氏聽得，一面立將起來，一面問道：「要多少錢呢？」春芳算了算衙中人役，便笑道：「給衙役們的錢一千塊錢差不多了，可是許我的四千也得給我才對呀。」林氏笑道：「不差，正要給師爺的。」說著即到裡面，取出了四千塊錢的存摺，一千塊現款，命兩個丫環揀了走到外面先向子和道：「這都是為了你這夜明珠才化這麼多的錢。」便交給了何春芳，春芳歡天喜地的收了存摺，先叫過一個衙役，把一千塊錢送到外面房中，又叮囑了林氏，立即進監，方回到外面。叫進了幾個衙役頭兒，把事說明，分掉了八百塊錢，賺了二百，把事情辦好，即進去通知了錫彤。這時林氏已準備就緒，聽得衙役們都已安妥，即帶了子和同了一個丫環，悄悄的到女監中來，錫彤去橫在灶榻上抽煙。錫彤的鴉片煙癮本是很大，便一面吸煙，一面等候林氏等的回旨。

卻說林氏帶了子和、丫環直到女監門口，女監內的監卒，早已得了銀錢，知道林氏要來，在門口等候，見林氏到來，忙上前迎接。林氏吩咐眾人，不要聲張，開了監門，走到裡面，守監的早把小白菜移在一間乾淨一些的房內，同別的女犯隔絕。便是刑具，也只得一條細鍊。林氏到了裡面，見小白菜正坐在床上，子和一見，早想起了枕邊風情，忍不住上前一把執著小白菜的柔荑，嗚咽道：「好人，我媽來瞧你哩。」小白菜見是子和，忍不住眼淚如線一般落下。又見林氏一同到來，不知何事，忙起身拜見。林氏見四顧無人，忙一面叫小白菜坐了，一面甘言蜜語說子和怎樣的愛她，自己也很歡喜，將來事情完畢，由自己作主，把她娶回家去，算正式的媳婦。好得如今子和妻子李氏已經死掉，名分上可以一定。所有官司已同幾個師爺商議好了，可以使她出監，毫無問題，只須當堂認定楊乃武是奸夫下的毒藥，便不要緊，只因乃武新中舉人，這些事情到了他身上，一些沒有罪的。倘是不說乃武，事情便糟了。如今衙中監內都由子和化錢說好，明天上堂雖說用刑，必定不受苦處，不然你不信。子和又把如何愛慕，如何想得茶飯無心，現在同媽媽說好，將來娶她做媳婦，這是自己的一片苦心，才下這個計較，不然說自己也不要緊，可惜自己是個白丁，因此要說乃武，他是個舉人，不能犯罪。這般一來，都可以出罪了。即能一同白首偕老，共享安樂富貴。這一番言語，把小白菜說得信以為真，又因了初進監時，監內的人一個個如狼如虎，好不可怕，如今換了一付面目，把自己十分優待，顯見得子和化了錢，打通了關節，而且將來有做知縣少奶奶的福氣，知縣太太親口許下，自然不會欺騙自己，心中也不免大大活動，即隨口應諾。林氏見小白菜答應，歡喜非凡，又取出了一個藍寶石魚膽青金鑲戒指，套在小白菜手上道：「這個戒指，便作為將來同子和結婚的信物吧，可見得我不是騙你咧。」小白菜越發相信，忙謝了林氏，林氏即把小白菜叫起媳婦來。子和也逼著小白菜叫林氏婆婆。小白菜到了這時，真是六神無主，認定林氏同子和是自己第一個恩人，救自己性命，把子和毒死小大殺夫之仇忘了一個乾乾淨淨，便含羞帶愧喚林氏一聲婆婆。林氏笑著答應道：「我有了你這般一個媳婦，真是稱心愿意。只要你依著我的吩咐，到堂上說是楊乃武，將來自有好日子在後面。」小白菜唯唯領命。林氏見計策成功，便一面安慰了小白菜一回，一面又取出三十塊錢，喚進監婆，交給她道：「這裡你得好好看顧，每天將好菜侍候，要什麼東西，只管買了，到我那裡取錢，這些些留著使用。」守監婆滿面是笑，接了謝過，小白菜見林氏這般相待，倒安了一半心，以為明天堂上只說了乃武，事情便完畢了，那裡知道都是何春芳的鬼計呢？林氏見事情就緒，即出監而去。子和也安慰了小白菜幾句，隨著林氏、丫環去了。小白菜卻安心在監內依著林氏言語，準備明天攀供乃武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見下回分解。